

四庫全書存目四庫全書存目四庫全書存目

四庫全書存目四庫全書存目四庫全書存目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冊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

(大陸外版·限中國大陸外發行)

編纂者
出版者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址 臺灣臺南縣柳營鄉八翁村九三之十號一樓

門市 臺灣臺南縣永康市復國一路四四三號

電話 八八六—六—六二二五二九五

傳真 八八六—六—六二二四五五六

郵撥 三一二八一三六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省業字第肆伍號

出版證號
版本記錄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本 四七·二五印張

一九九七年六月初版一刷

國際標準書號

ISBN957-99433-3-8

印製者

香港泰來亨國際有限公司

發行人

黃舒眉

集部定價

美金參萬貳佰參拾圓

ISBN 957-99433-3-8



9 789579 943338

US\$30230



集部第二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四卷論訣一卷

〔宋〕陳傅良撰 方逢辰批點
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六年朱暄嚴陵郡齋刻本

一

南塘先生四六一卷

〔宋〕趙汝談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五家四六本

五四

騷略三卷

〔宋〕高似孫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汪氏裘杼樓鈔本

七三

棠湖詩稿一卷

〔宋〕岳珂撰
天津圖書館藏宋臨安陳宅書籍鋪刻本

八九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十一卷

〔宋〕辛元龍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〇二

臞軒先生四六二卷

〔宋〕王邁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五一

獻醜集一卷

〔宋〕許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六年武進陶氏影刻宋咸淳刻百川學海本

二一四

斷腸詩集十卷後集八卷

〔宋〕朱淑真撰
日本東洋文庫藏清同治二年潘鍾瑞鈔本

二二〇

巽齋先生四六一卷

〔宋〕危昭德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五家四六本

二四六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四卷

〔宋〕陳普撰 〔明〕阮光寧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刻本

二六七

剪綃集二卷

〔宋〕李韓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

三七二

汪水雲詩鈔一卷附錄一卷

〔宋〕汪元量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鈔本

三八七

劉須溪先生記鈔八卷

〔宋〕劉辰翁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楊識西刻本

四〇九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二卷

〔宋〕何希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四八八

牧萊脞語二十卷二稿九卷

〔宋〕陳仁子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影元鈔本

五二二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四卷論

訣一卷

〔宋〕陳傅良撰 方逢辰批點

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六年朱暄嚴陵

郡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止齋論祖

五卷》提要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四卷 明成化刊本
亦嘉靖間陳傅良書中著述 敬復校奪方逢辰批點 不悉州府事淮南朱暄
八 附會外廷洋公集謂其意而筆法稍索 傳在相部 則其之大矣 況其說此集 中書數云 文淵
自所居稿澤以後 休休於陸與 簡則子而亦居 亦有論說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祥曰 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多佳 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曰退之曰
世 衛 陳 傅 良 著 方 逢 辰 批 點 明 成 化 六 年 朱 暄 嚴 陵 郡 齋 刻 本
果 持 錄 中 批 字 後 附 成 止 齋 論 祖 五 卷 有 朱 暄 印

以上原缺

決策取士紀六也而猶近古再漢書
制並則惠園冊更當高國故曰尚
時茂草今心嘆為廣博者其
文論曰策以不策為美論以不
論為尚談何容易不知其何時也
而產埃野馬之竟如常以去其
向山所為太息於張夫子而後
即此論祖一書得目族祖破露中
蘇策一畫露腐不可於指而此
好無損不可於地卷幸也夫甚
見遂生此相行古人以為乘
編而後嘆一書美也制藝代聖
賢立言而黃口假之以自藏
錄錄
之門古惟左列決與詩實古人
可得不得原百川學海而披
過殊令人拂衣起舞奮袖低昂

論學率祖止齋然刊本
多遺缺至玉峯新編乃
備矣未明也今即君清
叟復加蛟峯批點其
體製大意則見於各
篇之評文其法度微
旨則見於各段之注
脚且間溢而潤色之
一展卷間義理粲然
甚明且滿論學其得

所祖矣雖然此止齋
決科之文也呂公以
為其長不獨在文字
間祖其論者併索之
龍飛戊辰上元日傳

泰之宗山亭

新刊校峰此點止齋論祖綱目

後學鈞臺仰從孫清叟編誦

甲之體

唐制度紀綱如何

仲尼不為已甚

樂天者保天下
使功不如使過

為治顧力行何如

子謂武盡善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魏相稱上意

天人相與之際

聖人之於天道

乙之體

山西諸將孰優

為天下得人謂之仁

仁不勝道

博愛之謂仁

學者學所不能學

仁與義為定名

下學而上達

仲尼為學

告子先孟子不動心

學至乎禮而止

丙之體

虞夏不言損益

回也其庶乎屢空

王者之法如何

孝宣優於孝文

子貢與同孰愈

為國之法似理身

學止諸至足

太宗功德兼隆

黃誼通達國體

王祐舍似曾子

丁之體

君子所性

聖心萬物之鏡

類淵天下歸仁

韓愈所得一於正

仁言不如仁聲

荀氏在軻雄之間

君子學道則愛人

動靜見天地之心

復鄉里里選如何

論祖綱目終

論祖綱目終

論祖綱目終

論祖綱目終

蛟峰批點止齋論訣

認題

九作論之要莫先於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必詳觀其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緊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則方可就上面看工夫此最作論之關鍵也

立意

九論以立意為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造辭不工未害為佳論句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為無補矣故前章作論要先於體認題意者蓋欲其立意之當也立意既當造語復工則萬選

太

論訣

一

萬中矣然立意亦不拘於一律要使易於遺文今之名公為論如題目在議論處出則多以議論立意在建明處出則多以建明立意在建明處出則多以建明立意九論包一議論建明答問意則造文易矣

造語

造語有三一貴圓轉周流二貴過度精密三貴精奇警拔九學造語圓轉必先取句語多反復論做一樣子看其如何說起如何辨論如何互說如何引證模倣其規模則漸漸自然圓轉九造語不能圓轉者最是無可說得但猶將欲說人之子美必言其父之餘慶又言其師教之有義方然亦在於性質之良義又言其交游之

琢習然欲施之遠猶在於涵養之不替知如此推廣則圓轉不窮矣既既圓轉周流則常有人之段落過度處近日名公多是上段引起下段意不然便別作一道理使之懸屬故意脉貫終篇不識絕處無片言可增減殆與彈金璞玉無異此其為得也前數年文章亦於段落處斷絕故去之亦得增之亦得蓋其時如此不可為矜式也如要學字當以今文為正既能學得過度精密處便可取顏公城俞公列等論熟讀其語語皆按則當於下字上着工夫益下字既工則白話自然接矣如此則如腰服靚粧燕歌頻舞觀者忘疲而況但欲中有司之程度乎

破題

論訣

三十九

九破題為論之首一論之意皆涵蓄於此尤當立意詳明句法嚴整有渾厚氣象則觀者不敢以輕視之前輩謂主司看文如走馬看錦論之去取實係於破題蓋破題不佳則後雖有過人之文亦不復看也近日名公破題甚得法宜細觀之

原題

原題正咽喉之地推原題之本原皆在於此若題下無力則一篇可知前輩多設譬喻起近歲頗無定格或設議論或便說題目或使譬喻而使故事為多要之皆欲講明主意而已主意分明則為得體

講題

講題謂之論順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意然初入講處要過度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之不覺其為講題也方是高入手段若講與題下作兩截去則近乎古矣常規陳公武章公賴論未嘗有腹但題下便是講題此正二公高處但人不知其入講耳近鄭公昉亦從題下便說去大類講題而正講規模則隱然不易此正要仔細玩味將他所長較我所短則文字自然加進大凡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敘方得句語圓轉然論腹正如四通五達之衢最無繩墨須時時繳歸主意方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數步一回顧則無至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兒兩失矣初學論者最宜加審至習熟緩橫則不在是

論訣

四十

使證

講後使證此論之常格也而今之名公則不拘此蓋今之為論多於題下便使事引證正講後但隨事議論則或證之而正使事證題蓋寬然初學論者亦不可不依常格至縱橫習熟則在人焉然使事亦須是立意簡徑句語清奇若事敷演作一段則非今之體矣故善使事者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瞭然前輩嘗謂學使事不可反為事使此至論也

結尾

結尾正論關鍵之地尤要造語精審造文峭快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窮之而益不窮順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之而有餘

味意益不窮文益有味終篇而三嘆矣人多於結尾之際才力窘乏則謂論之用工不在於尾故前簡圖備始末知為論者也凡為論未繁筆之先而一論之規模已備於胸中凡結尾當如何反復如何議論已窮深意於論首故一篇之意即尾貫常與開頭發文有餘意而意不盡文至結後而始思結尾則意窮而復求意必無是理縱求得新意亦不復渾全矣此最作論之病學者不可不察

駁峰批點止齋論訣

論訣

四

駁峰批點止齋論祖甲之體

永嘉止齋陳先生傳尺 君舉著述
嚴陵駁峰方先生逢辰 君錫批點
知嚴州府事淮南朱曜 景文重刊

唐制度紀綱如何

評曰太宗治國平天下之法則詳且密而脩身齊家之法則畧且疎其所以猶能扶持三百年之唐者尤幸其治國平天下處自魏徵勸行仁義一言來而其法猶得先王之遺也這是得法之詳密處其所以止於為唐者正以其脩身齊家之法疎漏故也後之儒者不識道法非兩件物事乃謂古人純

論祖甲

一

任道後世純任法遂以唐之制度紀綱無道德之味而不知其得處正緣有道德之味以唐之制度紀綱其失在於詳且密而不知其失正在於疎漏處故也

天下無離道之法離道非法也古之治天下者純任道後之治天下者純任法儒者固有是言自儒者之為斯言也而始離道於法每以為後世徒法而已其間固有彼善於此者暗說切取先王之制而整齊之使天下之無法為有法然而分畫益詳維持益密而道德之意益薄是亦徒法而已嗚呼徒法必不能以自行此句唱而其失又在於徒法也此明情漢而下法莫備於唐而先王之法此明情漢而僅見於唐太宗之所以為唐者其得諸仁義勸行之一言歟此明情漢而

破夫苟行仁義則其為是法者必有以出是者矣吾未見夫
不粗知先王之道而能舉其法者也粗知者用舍後然則
道於法不惟不知唐真不知古唐制度紀綱如何愚請卒言之
○三代而上治天下之具其凡見於詩書其目見於周禮其
織悉委曲見於儀禮司馬法與夫傳記之載所謂秩宗政典九刑
之書者類不勝紀以能傳註載法吾求其制度矣自其身之從席
亮服如放之於表著之位鄉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吾求
其紀綱矣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古人是就身與家上做出而達
之於尊卑之秩長幼之叙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凡所以分書甚詳
而維持甚密也當是時清談不作所謂清談者指出間一筆而士

論

大夫相與講切率不外此蓋至於舜禹傳心精微之論舜簡樸
不姑贅語如傳道處夫豈不足於道而數數於法守歟夫誠非不
足於道者而猶數數若是蓋不足於道而為道者道者本不相離
道非道任道而廢法之論其始出於周之末造儒者傷今思古
所謂是直情徑行者之說乎大道之行無所事法蓋禮記者以為
仲尼嘆魯之言噫是非夫子之言也何者春秋一書圖拳拳為制
度紀綱作也自漢而下冒頭只把自漢而下一句提起到此處
度紀綱作也自漢而下冒頭只把自漢而下一句提起到此處
夷禮廢法而卒大亂若是而曰徒法之失彼烏知法哉然則自漢
而下人主粗知道者莫如唐太宗粗知法者亦莫如唐太宗粗知

含後而不善嘗論太宗以戰爭百勝之餘一旦悉心委計聽臣
之言以行仁義正意不以上義為柱石然則在法未詳此時此
意殆與牧野之師下車未幾而身就三國之虜以訪洪範者同量
若是而不足為法王二字有甚意思武將誰足以為法耶活自今
觀之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其制度粗立如此若內之省府外
之方鎮其紀綱粗張如此非其有行仁義之心歟先講太宗治國
於仁義則是數者將以憚煩廢否則以無近功廢又否則以端緒
出於周隋而恥習其後廢唐之法粗可以傳後非偶然者數
目唐考其變壞此都轉作未便免中得活但只言雖然一得傳
之後民猶有在官之田也廣騎未立府兵尚無恙也兩稅未併租
庸調如故也樞管未分於中書則府省猶前日之旧也藩鎮之擁

論

兵未強則權廢殆無以陸梁也此非列立一段自是文勢轉合如
法猶在而唐之亂形已見藩牆之間敵國生焉獨何歟使紀綱制
以有儒者因是謂紛畫益詳維持益密而道愈益薄之效難遂
藉口以盡去先王之舊嗚呼吾獨以為唐之三百年而存者為其
猶詳且密也此講太宗精唐之一得傳而亂者為其猶不詳且密
也此是一篇骨子進何也身者人之儀也唐之天下之本
也宗廟朝廷者州閭鄉黨之所從始也此最難說須看唐世之法
大凡嚴於治人臣而簡於人主之一身太宗却不是身偏於四境
而不及於其家州閭鄉黨井斷然施之實政而朝廷宗廟之上所

謂禮樂者則皆虛文也先後當是時坊園有伍而開則度太
制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不提起古上下足以相維而父子夫婦
法相保保家古人紀綱宜不如此若地而又曰唐法之病於
唐之制度紀綱宜何加焉曰自其身之社席冕服始唐原野而
放之於表著之位徽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則唐之制度米
唐之制度而三代之制度也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而達之於尊
卑之秩長幼之序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則唐之紀綱非唐之紀綱
三代之紀綱也也先以後世取鳴呼三代之法為度吾固不以望之
晉梁魏也至此又就從世取之至後世於唐略定而多缺幾舉而

卒不遂是將安咎夫以太宗之英明可與行仁義笑而纔若此
何也法過秦論彼固出於好名而不由內心以生也古之論者曰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也得如斯人而與之復古之法庶乎詳且密矣庶乎知法之果不
離道而清談不作矣宋說太宗之仁義只是假仁義而已不知此

仲尼不為已甚

評曰已甚者太甚也龜山曰聖人處本分外不加毫末此仲
尼不為已甚之本旨也此篇專以中庸所謂道之不行知者
過之作主張謂聖人欲行其道於天下則不可為大甚之行
以絕人太甚則人病其甚高難行而無有行聖人之道者而

聖人將孤立於天下而道愈不行如此則道之不行未必皆
天下之過而亦聖人大甚之過也此仲尼所以常自抑以通
天下之中人也歟

聖人之道欲行於天下欲行兩字便含第一則亦不可狃而並也
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則聖人之於天下亦難乎責之以詳夫
以其望我過高也而吾又詳責之曰必如是而後可與行道使天
下皆如聖人之意則亦矣不可者惟天下之不能盡如意也故其
勢將必至於拒絕而人心亦重自疑畏矣故拒絕之法以立疑畏
之心繼而後聖人始孤法嗚呼吾未見夫孤立於天下而後可以
行道於斯世者也此句鉤之有此無意於天下然以自潔者之

為而謂天子為之乎此句含第二則亦不可狃而並也
甚天子之道所以至今不廢也且天下均若人也而聖人
獨有以異而舉世無與為侶此固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幸而
在上為堯舜為湯武以其震天下者而用於天下其事便其理宜
則亦可以徑行而無忌勇為而不屈不幸而在下無堯舜湯武之
位以其震天下者而用於天下其事逆其理反必委曲為之吾
猶憂聖人之道大天地不足以為容此段方而終其身窮焉而無
所入至若是而又甚焉吾不知夫聖人之道自累如此也夫道
之不行也未必皆天下之過也或有道焉而不善用之也蓋聖已
於峻削其迹固不可犯而強人於大難者中才皆有所弗堪以是

不可犯之形以求當乎弗堪之情則其遁始不可行於天下昔
著子游謂曾子曰法三引用事全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
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夫以其堂堂也疑似足以拒人
則人雖有樂為善之心而不與之並立使人有為善之心而不
敢與我並立則凡沮人之善心者皆子張之為也此篇用子張事
謂之仁用子文彼子張賢者爾謂事不子游曾子皆其深交而
猶以其堂堂而病其難況以夫子之聖而甚為之吾見天下之病
夫子者多於病子張者矣是則夫子之所憂也他日子張之論
交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嘉善而容不能吁是非子張之言也
應得其諸夫子之憂之而告之以是此夫子之講論而廣其介然

論祖甲

五

五

之量也歟其曰異乎吾所聞蓋聞諸夫子而已若李不謂這一句
蘇子類也吾於此是以得聖人天地之為量也故其言曰鳥獸不
應不到吾吾於此是以得聖人天地之為量也故其言曰鳥獸不
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聖人之憂固至此也哉且君子
誠不可孤而立也再提其出也必或為之主或為之僚其處也又
必或為之徒一出處處未嘗一日離夫人也自君子誠不可孤立
羣鳥獸而已矣則不可一日而無夫人而夫人未必皆明君未必皆
上段氣脈貫貫賢卿大夫未必皆才子弟透吾則曰是皆不足與行道惟遠之不
暇惟疾辭之不足惟恐其影響之不出則人既不可與居吾
有群鳥獸而已矣魏夫舉斯人而不足與居至於鳥獸焉是群聖
人之待人類薄於待鳥獸也嗚呼又烏有身為仁義禮樂之主而

可以待人類薄於禽獸也哉此夫子之流行是故夫子之於晚周
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交不必皆賢卿大夫也苟可以
教不必皆才子弟也法聖人之道非固如此拘乎人也語無不可
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其過不專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
也夫惟其如是也故雖春秋之時之人見此段方猶能樂其實
而用其情愛其怨而安為之黨衛靈公哀之君自忘其愚不肖而
頗有所請由來數子非不急於仕者陳蔡之厄極矣寧忍於飢寒
流落而不忍去嗚呼此豈夷齊沮溺段干木池柳之徒能致者哉
應月結頭他人用反是多費詳此此孟子所以始舍是而願學夫
只把來當一句議論掉過去絕佳仲子之元不義而受齊陳猶盜跖也戰國之諸侯
君他過度仲子之元不義而受齊陳猶盜跖也戰國之諸侯

論祖甲

七

七

其取諸民猶德也猶盜跖也不可以居猶德也不可以受孟子則
曰吾猶居之猶受之而不以仲子為廉且戒萬章勿卻也其從容
氣象宛然孔氏家法也噫嘻知軒之似夫子也甚矣軒之似夫子
也可法

樂天者保天下

評曰孟子有畏天樂天之說蓋天者理而已矣以大事小以
小奉大皆是道理合當如此樂天是自然合理安行之事也
保天下者仁人之心至公也以大事小則無不覆載之畏天
者是不取遠理利行勉行之事也保其國自保自而已此篇
說天又別專以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一句做天蓋天下之事

非自裁為死者皆天為之以湯文聖人而遭無故之變豈
湯文有以致之哉不是人做出來底便是天了湯文則犯而
不校一切聽之安之後世乃謂湯文之事小姑有所忍以就
大謀此是以後世利心窺聖人也但說保天下處略而亦包
不上來今稍改添大意謂彼以橫逆來我受矣則彼之橫逆
能及我而禍天下如此方說得保天下精切

聖人之心所以安於無故之變者初非其利而為之也主事變
之來而出於無故者人情之所甚不堪而聖人豈固矯情而安之
者誠知天下之理凡非吾自為之者皆天為之則天無故之變
亦天也惟知天理之或然也而是非曲直之說無與乎其間則亦

論祖甲

不必歸咎於彼而求伸於我是故遭之而不疑受之而不愧不疑
不愧則坦然無事而事端不作則彼之所謂無故之橫逆者及我
而不及天下嗚呼聖人之安天下如斯而已矣天下之被吾澤者
吾猶不暇計而況乎謂聖人為是不校之形下起意將以大得志
於他日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而論其人則曰湯事葛之至
事昆夷世之君子惑焉蓋曰湯卒有葛之師而文王卒有昆夷之
役或者湯之固有所就於天下而求其樂天之情吾固為湯
文辯且為孟子辯也甚矣世之以利心窺聖人也從利字上說彼
特見夫聖忍以俟時舒徐以觀變者之為與吾聖人樂天之事形
以相近也則亦曰聖人之心固將有所就於天下而求其樂天之

情與曰豈天裂眦之怒藏於嬉笑肯啗之毀隱於緘默此市人
少知義者不為也而謂聖人為之乎故夫聖人之心本可以利心
窺也結上彼其被意外之患而居之以寬有積強可為之勢而退
焉若怯者是樂天其分量固大其見固定而察乎天者固密也何
也凡盛衰之相推而貴賤之相使強弱之相加而賢否之相用其
至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留者是必有數焉默行乎其間而人事
不能以獨專是故子路無所愬之理而公伯寮無自慝子路之心
孟子無可沮之說而臧倉亦必無沮孟子之心委折故天說也以
聖人之盛德而天地之間猶有夫撞墮叫號忿觸而怒抗之者是
豈聖人有以致此而夫亦奚為而如此也意者其天也邪尋常人說天

論祖甲

是龍舉說惟此直是說到天之蓋至於吾固不知所使之者
而彼亦不知其孰使之者我與物皆聽其所為而莫得以窮其所
歸吾於此將孰從而尤焉有順受而無捍拒有暇豫而無遑遽者
哀於撫慰而無忿憤鬬爭自此以下至何利於彼以橫逆來而我
安然受之則彼之橫逆之禍能加乎我不能及乎民如此改方
能犯於毫殷岐豐之君而不能勞動震駭乎毫殷岐豐之君與夫
葛伯昆夷之民隱然之福及乎天下而吾則何利於天下之被吾
澤也哉水不與土爭而魚利山不與木爭而禽利聖人不與國爭
而天下利亦其有容之末效不戰之餘福固如此爾聖人不知也
而何利乎他日之得志哉雖然彼以其始事焉終伐焉而惑乎湯

文者亦不明正夫之說也天之說固有定未定也以天之本定則
天之未定生人不待遠天以計之也聖人只是由天而得日具天
之於物也其傾也或張之其就也或固之日將曉也大明雷將震
也深墊是其猶未定也葛與昆夷猶足以難湯文而湯文猶為葛
伯泉夷所屈其諸未定之天燠及其定也則湯文有不不得已者矣
昔者亦嘗疑於禹益之事且禹之伐苗也固歸之天而益贊禹之
班師也亦歸之天文之引禹益之事以證天之大以形湯以前日之
伐為天則今日之還非天矣以今日之還為天則前日之伐非天
矣而禹益皆曰天焉豈禹之欲伐焉姑假天以辭於苗或益之欲
還也假天以懼禹邪禹益非假天以自文則必有道矣吾故

論祖 甲 十

曰禹之於苗其始伐之者天也而終還之者亦天也湯文之於葛
伯泉夷其始事之者天也而終伐之者亦天也不然禹為過舉而
湯文之志荒矣結語

為治顧力行何如

批云此篇以無徵不信作主張蓋就出處攷時節立說且武
帝一即位便台申公問治亂之事可謂銳於治者申公便合
說其為善其為惡其事否如此不介不曉鵲突開
兩端說此亦難於主張尋常只就力字上生意謂怕武帝始
銳終怠故以力行勸之此便是危科之意○此篇却就何如
兩字上生意謂帝初即位便台申公問治亂是時帝心之趨

舍未決好惡都無證無證之言人主不信故公只說為治只
看人主所着力行者何如蓋有所待而後言也此却說得何
如字精神

士有一旦卒然過其君者未見其趨舍之方則亦不可以徒害之
何者未見其趨舍之方此處發徒信而許之固不可徒疑而禁之
又不可蓋吾誠有見焉則語之有故而入之有歸斯可以切中其
心而深動乎其聽語之無故而入之無歸彼將以為卒然之語言
而無益於理亂者矣是故君子寧緩言之姑勉其所自為而徐為
之計申公始見武帝也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公之意
蓋有待而後言也嗚呼可謂老成慮者矣何也何也二字獻言

論祖 甲 十一

於其君莫難於君欲聽言而吾未得其所以言也漢崇之末車起
向之末一原頭換過則其臧否無形而得失無證而言之不過曰
欲如此欲如彼夫莫得其當而一聽其所擇此所謂書生之冗談
而人主之所習聞者昔者傳說之遇高宗其君臣甚相歡也而說
未始有一辯及當世者命之以納誨復之以從諫皆大略之說也
及進之以率百官則始一二而言之蓋至於黷祀之論累數十言
而高宗優其終篇輒勅其說而有旨哉之歎然後知說之發誠中
矣只就此百便結原說說非有懷者猶如是蓋卒然一見之頃其
相告之語法如此武帝之立年猶未冠而其任申公也臨政猶未
替月也用事及王恢相助之策未施而邀功之隙未開文成五利

之技未借而神仙之好未萌如枚舉之賦未奏而文章之習未
豚張湯柱周秦半孔僅之徒未並進而賦欽刑法尚景之舊也
上二反一律此 股節
轉深得諸或文之法當是時仲舒劉向董仲舒為之善則疑於是田
蚡用權而不之禁則疑於亦出見臧紇王與論經術則又疑於是入
見臧紇與論黃老則又疑於非公也以山林耆老一且入對其諫
別物抑臣諫即勸而游說之邪夫其幾冠之年全篇用方為是
未林之段以疑於是非之心而聽勸諫不足之說則是誠無益哉
故宜若其所以為而詳察其行事常人此下更須收結却神下
也林下 使武帝力行之轉換出 其政善其事得則吾有勸未晚其政不

論相

善其事有失四某字非論 則吾有諫未晚嗚呼老成長慮碩不輒
發也如此夫當禽而射矢無虛捨天下之良工也意病而藥庸醫
為之故凡與人而有言不見信者非其料想之說則其嘗試
之說也況人情有其意而無其形只一况字便轉 吾從而言之則
諱懷其實而無其名吾從而指之則逃孟子一見齊宣王遷許之
保民宣王不自諒也易牛一事齊王甘聽焉管仲之責楚固巧矣
南征不復之事楚終得以辭之無他吾臆言之也孟子告齊王亦
而後始信管仲仲聽言而責其 是故臧否無形得失無證則不可泛
言也其若君申公者誠非所訓書生之冗談也結意
使功不如使過

評曰有功者用之而有過者棄之此人情也今却言使功不
如使過須要說出功如何不如過此篇只把功過二字反覆
說結處處微點破意便曉然辨析事理曲當人情用事議論一
段復一段只是如此袞袞去深得論體都不可律以常調
天下之事恃其所長者必敗而耻其所不能者常獲故夫意得志
滿者不可憂違而挫敗困踣者是乃明主之所不棄者也何則人
臣之立功不憂其挫而憂其銳不畏其敗而畏其專蓋惟挫者非
戒而銳者必驕敢者處事以易而專者難之也天事不如人意
者十常八九此中語 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未必能有所就也法
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滿驕且易者為之看他 鳴

論相

呼難矣哉惟夫挫敗困踣之餘則其心切於自効而愧於無以
自贖也切於自効則其用力也專愧於無以自贖則其為謀也不
致不戒以此遇事其與夫驕且易者遠矣了便矣二字便不致
人君圖任之際其可棄斯人也哉此使功不如使過之
意人有常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重在此處 嗟夫士不可
以成敗論也只一句掉轉 士以成敗論天下微全人矣凡天下之
物遭一蹶者得便更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鳥高飛驚鷗之魚
深遊世之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困得之也故曰常勝之
家難與慮敵其機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必世之所謂孤臣孽
子也士果可以成敗論哉況夫英雄豪傑之士非以其才有餘